

乱世黄金，盛世古玩

深度揭秘

古玩作假技法
古董鉴定猫腻

伍月狗
著

盛世古玩商

『鬼市』有『鬼』
天堂、地狱仅在转瞬

天降『福宝』
原是南柯一梦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盛世 古玩商

伍月狗^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古玩商 / 伍月狗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
2012. 7

ISBN 978-7-229-05137-2

I. ①盛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2450 号

盛世古玩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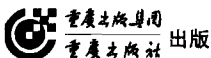
SHENGSHI GUWANSHANG

伍月狗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·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7 字数: 300 千

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5137-2

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关于收藏

“收藏热”一开始，就以其轰轰烈烈的气势席卷全国。近几年，以官窑瓷器和名人字画为代表的艺术藏品价格一路飙升，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个城市涌现，收藏人群亦呈大众化、平民化的趋势发展。当炒股热、地产热风光不再，收藏热俨然成为一股新的潮流。

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一张齐白石的真迹在文物商店五十块钱就能拿下，如今一平方尺的画作也高达几十万元。以前放在家里还嫌碍事的红木家具，如今千金也难求一件。甚至连老报纸、旧书籍都成为收藏发烧友们追逐的目标。这就是收藏的魅力，它在提高文化品位的同时，还保值增值，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投资理财手段。你不置身于其中，是无法体会到收藏带给人的巨大震撼力的。

放眼天下，藏品之多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但藏品多，赝品更多，藏家们稍不留神，就会被糊里糊涂地套进去。这就要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：收藏热背后的造假与识假。基于此，笔者有了写一本关于收藏类题材的小说的想法，在酝酿一段时间后，于去年开始动笔。题目定为《盛世古玩商》，本书是以一个普通古玩商的角度去描写轰轰烈烈的收藏热，将一些“打眼”和“做局”的故事穿插其中，从而揭开古玩市场中的种种内幕。

今年正月，笔者在石家庄见到河北师范大学的退休老教授李寿安老师，跟他聊了几句小说创作方面的话题，并表示自己正在写一本收藏题材的小说。老教授挺高兴，说可以搞一搞，至少与时下的收藏热合拍，也算与时俱进。不过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文章要有技术含量，比如对古玩鉴定、作假技法、骗局内幕等的描写，一定要到位，给读者带去实质性的收获。

衡水学院退休老教授王文平（笔者外公）在看了本文部分底稿后，认为一



些观点还是比较新颖有趣的，最起码让人看着不累，甚至有所收获。外公建议把年轻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拼搏向上的角色，为现在的年轻人竖立榜样。尽管是写收藏、写古玩商，主人公的起家尽量不要与“捡漏”挂钩，主要还是靠自身的拼搏，否则容易助长不劳而获的投机思想。这一点倒是与笔者不谋而合，无论小说还是现实，大家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不要想着靠捡大漏来一夜暴富。捡大漏就跟中彩票差不多，永远都是自己以外的人赶上。

所谓“乱世收藏黄金，盛世收藏古董”，收藏热起来说明我们国家国泰民安，这是好事。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收藏热潮不同，这次是全民参与，范围之广，以往难以企及。搞收藏跟炒股、炒房子还不太一样，相比之下，它多了几分文化气息、艺术气息。目前，古玩题材的小说在市场上并不多见，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古玩鉴定知识、古玩行做局等更少，所以本文着重在这方面下了功夫。当然，笔者不是专家，很难达到专家水准。所以您读本书的时候，主要是图个乐子，偶尔借鉴一下其中的专业知识也未尝不可，但要以此去捡漏发家致富，那可就得千万悠着点儿了。

伍月狗即笔

于 2012 年 6 月 6 日





目 录

关于收藏

第1章 “博古轩”古玩店 // 1

第2章 相亲 // 17

第3章 进村淘宝 // 25

第4章 从国宝到凶器 // 37

第5章 三道考题 // 53

第6章 捡漏有时很容易 // 63

第7章 秋拍 // 73

第8章 文玩核桃 // 85

第9章 石棺里的秘密 // 101

第10章 天津卫之行 // 119

第11章 鬼市 // 129

第12章 竹雕笔筒之谜 // 141

第13章 李家姐妹 // 155

第14章 神秘的“马尾辫” // 163

第15章 合作伙伴 // 179

第16章 丹青诡事 // 193

第17章 董老爷子 // 205

第18章 闹鬼九窍塞 // 223

第19章 亡命追杀 // 235

第20章 绝世古琴 // 245



第1章 “博古轩”古玩店

老街是梨城的一条古老街道，街上的古玩店特别多，几乎占据了老街的半壁江山。几十年前，滏阳河还有水的时候，老街也是商贾云集，从这里的码头上船可以直达天津卫，可谓历史悠久。如今，老街已然成为冀中南最有名的古玩市场，每逢周六，摆地摊的、淘宝的，人山人海，场面壮观。

“博古轩”古玩店，掌柜的叫伍子，二十来岁，白白净净的脸庞，颇有点儿书生气质。店里就他老哥儿一个，掌柜的兼店伙计。伍子正趴在柜台上，看一场无聊的中超联赛，皮球犹如一只完全缩进龟壳里的乌龟，在很多双臭脚的谦让之下慢条斯理地滚动着，电视屏幕上除了这几双大脚就是一块嫩绿的草坪。要说这中国的草坪也不比国外的差，差的就是那几双脚。有的脚是用来耍球的，有的脚则是被球耍的。解说员还在激情四射地解说：后卫把球回传给门将……

这时候，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走进店里，和伍子差不多大的年纪，一身情侣装，每人斜挎着一个背包，打扮挺时髦，看情形是一对情侣。女孩一头淡黄色的齐耳短发，显着挺干练。她进店后就直接往存放玉佩、玉镯的柜台上瞄。旁边的男孩也是浅黄色的头发，发型有点类似于贝克汉姆的莫西干头。伍子对时下这种很流行的发型十分不感冒，远处看就像公鸡头上的鸡冠子。男孩在女孩身边指指点点，一副唯女孩马首是瞻的样子。

伍子马上明白，女孩有心买一件小玉器作装饰，男孩则充当陪逛和掏钱的角色。两人挑选了半天，始终犹犹豫豫，下不了决心。伍子自然明白他们心里在顾虑什么，无非是怕玉器有假，这年头，用玻璃或硬塑料冒充玉器的例子比比皆是，外行人很容易被骗。

“两位是不是想买玉器？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本店所有的玉件都保真，绝不会有石头或玻璃之类的仿冒品。”伍子上前给两个年轻人打消疑虑。为表诚意，他还特地介绍了一些关于玉器真假的鉴别常识：如果是玻璃仿制的玉，只

要用放大镜观察，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气泡，而玉是没有的，哪怕只有一个气泡，它也是玻璃；如果可能的话，在物件不显眼的部位用针尖划动，玻璃会留下痕迹，玉器则不会；再有就是凭手感，玉生性凉，玻璃则发温。如果是用硬塑料冒充玉器，那更好说，把钢针烧红了往上一捅，一目了然。

伍子的一席话，彻底打消了这对小情侣的疑虑，俩人很快就挑选好一块玉佩，一笔生意就算成了。这是“博古轩”这周末第一次开张，虽然是小生意，可也总算开张了。伍子的心情稍微好了些，如果这种小生意每天来上几宗，欠下的房租也能补上了。想到房租，他满脑子都是房东那个胖女人咄咄逼人的样子，不就是欠几个月房租嘛，货架上有的是古董，随便拿几件不就完了。想到古董，伍子不自觉抬头看看货架显眼处的一排“元青花”，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出手啊？哪怕出手一件儿，半年的房租也不用愁了。当然，像元青花这种东西，只有碰上“有缘人”才能出手，而所谓的有缘人，自然是指那些有钱又没处花的冤大头。

做古玩生意的，最盼望的就是遇上冤大头，这种人爱好收藏，自以为是，而且有钱，只要你抓住时机奉承那么几句，钞票就会大把大把地往外流。

店门一开，一道靓丽的身影飘进店里，人还没到，几缕清淡的香水味先扑面而来。进来的是位标准美女，身材修长、五官精致，乌黑的长发盘成发髻缩在脑后，身穿一款高档长裙，一条白金项链恰到好处地点缀在胸前，更加衬托出她凹凸有致的身材。高雅而略显成熟的衣服很好地掩饰了她的年龄，乍一看像二十七八，仔细一看又像二十三，成熟中透着一股清纯，令人浮想联翩，这种女人恐怕是天底下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，漂亮、高贵、典雅。

伍子眼前一亮，赶紧起身迎接顾客，这样的顾客登门，叫人心里说不出的舒服，买不买东西先不说，最起码看着养眼。伍子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认定，这位美女就是传说中的冤大头，看这身行头，肯定是位不差钱的主儿。

“这位小……女同志，您需要什么尽管挑，本店所有东西保真保老。”伍子张口想管人家叫小姐，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词儿容易引起误会，赶紧半途改口。

女顾客对伍子的话爱理不理，只顾着抬头看货架上的东西。伍子见状心里苦笑，这位美女也忒能摆架子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买东西就成，管你美女不

美女，进入本店坑你没商量。伍子从货架上抱下一件瓷器：“您看这个，元青花大罐，刚从乡下收来的，还没来得及出手，您是第一个过眼的。”

自从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拍出2.3亿元的天价之后，元青花就成了收藏界的宠儿，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一夜之间冒出无数元青花。伍子投其所好，不失时机地向这位美女推出一件元青花。

女顾客对伍子递过来的元青花并没有上手，只远远看了那么两眼：“你这也是元青花？看看那釉色，鲜亮得能照见人，贼光闪闪啊，老瓷器有这么鲜亮的吗？我看是刚从窑里烧出来不久吧，摸一把估计还烫手呢。再说，你要有元青花，还在这儿开店？北京王府井的店面都能盘下几间了。”

伍子一脸尴尬，他这件元青花是够鲜亮的，行内把这种亮光叫做“贼光”，老瓷器根本不会有贼光。“没关系，这件您不喜欢，咱们再换一件。”伍子说完又从货架上拿下一件粉彩瓷器，这件瓷器看着挺古朴，一点儿贼光都没有。

“您再看这件，粉彩梅瓶，虽然比不上元青花金贵，可也是清三代的民窑精品。”伍子边说边把梅瓶放在柜台上，请女顾客看货。

古玩交易有条规矩，像瓷器这种易损的东西，不能从卖家之手直接交到买家手上，而是卖家先把东西放在一边，买家再自己去拿，这样东西一旦摔坏，也好区分责任。

女顾客把梅瓶拿在手里，看看釉色，又看看底足，工夫不大便把东西放回原处：“这件瓷器倒是没有贼光，不过它也不是老东西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贼光是被人用细砂纸给打磨掉了。你瞧瞧这釉色表面，一道道平行的打磨痕迹还摆着呢，还有那胎，是清三代的胎吗？”

嘿，今天可遇到行家了，伍子暗叹晦气，原以为碰上了冤大头，结果给碰茬子上了。他眼睛转了转，从玉器柜台最底层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子，递到女顾客跟前：“您再看看这个，战国的玉佩，这可是本店的镇店之宝。”

女顾客伸出芊芊玉手灵巧地把盒子打开，伍子看着这双手恍惚了一下，突然有一种握上去的冲动，不过他很快制止了自己的非分之想，把注意力集中到盒子里面的东西上。

这时候女顾客已经用葱段般的手指将玉佩轻轻捏住，这是一块椭圆形的玉佩，颜色白中泛青，有的地方还带着棕黄色，表面雕刻着各种铭文。从玉佩的

造型和铭文的格式上看，确实有战国风格。女顾客仔细打量了玉佩几眼，又放在鼻子底下闻闻，然后还给伍子，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。

“你这也是战国的玉佩？”女顾客一双明眸紧紧盯住伍子。

伍子赶紧把头低下，他自己也纳闷，怎么就不敢跟人家对视呢：“我向您保证，这绝对是真玉，如果有假，我赔您十万。”

女顾客被伍子的话给逗乐了：“你这是玉吗？是玉。但玉也分三六九等，你这块是玉器里面最低等的山料，这么大个儿的也就十几块钱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块玉是先放进死狗肚子里埋上那么几年再挖出来，然后玉器表面的包浆和成色就出来了。这种玉器的做旧方法早淘汰好几年了，你还视为传家宝，未免也太落后了！”

伍子这回彻底服了，这位美女可是地地道道的行家啊：“这位姐姐，大姐，我对不住您了。您要真心要好东西，跟您说实话，本店还真没有，就是有几个小件，您也看不上眼，您不妨上别处瞧瞧去？”遇到行家，不交实底也不行，他这个小店，连房租都交不起，哪来行家能看上眼的老货。

女顾客没有多言，水灵的大眼睛蔑视了伍子几眼，推开店门翩然而去，只剩下伍子呆呆地愣在柜台边，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。被人蔑视的滋味不好受，尤其是被美女蔑视，这已经不是伤自尊的问题，而是对人格的彻底否定和毁灭。这年头全民都在搞收藏，连时髦的美女都成了行家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，由此可见收藏是多么地深入人心。伍子一直以为搞古玩是男人的专利，女性专家，特别是美女专家实在是凤毛麟角，但今天他可是真真切切遇到一位，还被人家给实实在在蔑视了一把。伍子不由得对这位女顾客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放眼整个老街，还没有一位容颜这么出挑的女性，应该是外地过来的，他又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那背影只能用个字来形容——靓。

“他娘的，咱走着瞧，爷我一定收藏几件国宝，开一家堂堂正正的古玩店！”伍子在心灵备受打击之后，沉重而无奈地感叹一句，同时心里隐隐生出一个信念，在有生之年他一定要收藏几件像样的古董。

接下来的日子依旧顾客稀少、门庭冷落，伍子躲在柜台里昏昏欲睡，用睡眠来打发无聊的时间。我爱你，爱着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……手机铃响起，伍子抓起手机懒散地问了一句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

电话是一位高中同学打来的，他的邻居收了一件古董，自己又不懂行，想请人鉴定一下。同学知道伍子是开古玩店的，特意请他过去鉴定，当然不能白去，人家答应给一定数额的鉴定费。看在老同学和鉴定费的分上，伍子决定走一遭，反正看这样子也不会有什么生意，还不如出去捞点外快，动动嘴皮子就能赚钱，感觉估计很爽。

这位同学姓黄，叫子山，住在同城的西郊，打的半小时就能到。出租车到了胡同口，黄子山已候在那里，他先给伍子透了一下实底。他这位邻居姓姜，为人挺随和，见面叫姜叔叔或是老姜都可以。老姜前些年收了一件玉枕，也请一些半拉子专家鉴定过，有人说是汉代的，有人说是唐代的，也有人说是现代的仿品，弄得老姜全家心里七上八下，做梦都在琢磨这玉枕是哪个朝代的，听黄子山说他有个同学是开古玩店的，这才有了请高人鉴定的念头。

老姜知道黄子山今天会领着专家来鉴定，早已沏好茶在家等着，还摆了几样水果，这架势跟盼望自己多年未见的亲戚似的。不光老姜和他老伴在场，他儿子和女儿也在。自从伍子和黄子山进屋后，姜家老小就一个劲儿地递糖送水，俨然把他们当成了来基层视察、发放慰问金的领导。老姜家里的气氛祥和而热烈，不过伍子能清楚地感觉到这家人内心的忐忑，这热情背后是浮躁而不踏实的心啊，显然他们对这次的鉴定十分在意，毕竟是十几万的东西，好坏全在伍子一句话了。寒暄几句之后，伍子切入正题：“姜叔叔，把家里那个玉枕拿出来吧，咱先开开眼。”

老姜一溜小跑进卧室，不一会儿抱出一个淡蓝色的盒子，盒子呈长条状，显得古朴雅致。老姜轻轻将盒子放在桌上，把盒盖打开，里面还衬着一层软绵绵的黄锦缎，玉枕就躺在黄锦上面。

“小同志，你给把把眼，看这东西是不是古代的玉枕，这是我十几年前花了大价钱买下的。”老姜小心翼翼地把玉枕递给伍子，说这话时透出一股浓浓的期待，看人家那毕恭毕敬的语气，丝毫没有因为伍子年纪小而轻视他，有些东西确实不是年龄所能左右的，很大程度靠的是阅历和天分。

伍子将玉枕接过来，先用手掂了掂分量，然后把玉枕放在桌上，掏出放大镜开始上上下下仔细观察。屋里顿时鸦雀无声，好几双眼睛紧紧盯着伍子，试图从他表情里得到什么信息，就像他们家有什么病人在等着医生做最后诊断一

样，气氛沉闷而压抑。尤其是老姜的一双儿女，每人死死搂住母亲的一只胳膊，忐忑不安地盯着伍子，仿佛他就是洪水猛兽，随时要把他们家给吞了似的。这屋里压力最小的就是黄子山了，玉枕的真假和年代跟他没有关系，果盘里各种水果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他掰下一根香蕉慢条斯理地品尝起来。

与此同时，伍子也在品味这件玉枕：玉枕用料是青玉，形状跟睡觉的枕头差不多，中间低、两头高。雕刻技术还不错，有镂雕有透雕，技艺精湛、匠心独具。但是上面雕刻的几何图案却很奇怪，这种图案让伍子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好像经常在什么地方见到，不过一时又想不起来，总之看着挺晦气。究竟在哪里见过呢……伍子冷不丁回过味来，这种几何图案常常出现在棺材、骨灰盒、寿衣上，怪不得这么熟悉、这么晦气。

黄子山第三根香蕉下肚的时候，伍子总算把放大镜收起来，脸上表情有些古怪。他这神情自然瞒不过老姜和他的儿女。“怎么了小同志，这玉枕有问题？”老姜不安地问道，他的老伴和一双儿女也将目光紧紧锁住伍子。

“姜叔叔，这玉枕你是怎么得来的，花了多少钱？”伍子没有回答老姜的问题，而是一脸严肃地问了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
“这是我十几年前出差到天津，无意中从沈阳道的‘鬼市’上收来的，花了十万。当时也请人给看了，说东西肯定是老东西，至少是唐代以前的。这些年一直在家藏着，没敢外露，现在儿子和女儿都要在市区买房，我寻思着把这玉枕拍卖了，给儿女添上些钱。”老姜如实回答。

伍子犹豫了片刻，对老姜说道：“这玉枕的确年头不短了，看这沁色和氧化程度，应该是唐代以前的。玉料是青玉，玉质细腻，表面光泽尚好，略带油性，应该是油青种。”

伍子这话一出口，屋里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，老姜和他老伴，还有一对儿女都面带喜色。“藏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没白忙活……”老姜如释重负地感叹道。最重要的是，儿女的房子有着落了，十几年前值十万，现在还不得值几十万。

伍子见老姜这神色，无奈地摇摇头，言辞恳切地对他说：“姜叔叔，你是我哥们儿黄子山的邻居，说起来我们也不是外人。你把东西让我鉴定是瞧得起我，有些话我不能不说，不把这件玉枕的全部隐情告诉你，我感觉对不住朋友。”

“隐情？还有什么隐情？”老姜语带焦急，脸色顿时晴转多云。

黄子山正在高速咀嚼水果的嘴巴也不由停住，瞪大眼睛盯着伍子，好像伍子后面的话要骂他祖宗八辈似的。

伍子见老姜这副表情，更加不忍心揭穿谜底，不过既然来了就得把实情告诉人家。“从这件玉枕的雕工和图案上来看，这不像活人用的东西，应该是一件陪葬品，下葬的时候枕在死人头底下的东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第一，玉枕上雕刻的图案太丧气，这图案估计你也不陌生，棺材上、寿衣上比比皆是；第二，这件玉枕大部分采用的是镂雕、透雕和高浮雕，表面凹凹凸凸，活人枕上去肯定不舒服，它咯得慌；第三，你仔细提鼻子闻闻，上面还有一丝土墓味，是陪葬品无疑，尽管出土已有十几年，但还残留着一丝土墓的气息。”

屋里的气氛相当压抑，老姜的表情阴沉到了极点，伍子的每一句话都如同一把斧子，不断把姜家人心目中的楼房毁掉、毁掉……

“我说这玉枕怎么看着这么晦气，原来是死人用的东西。天啊，我可在卧室里摆了好几年……”老姜的老伴用惊惧异常的口气大声呼道，看她那后怕的表情，仿佛遇到了天底下最膈应人的事情，幸亏她没枕着这玩意儿睡觉。

老姜听老伴一番话，心里也有些发毛：“这东西虽然是死人用的，但它终究是老东西，是古董，对吧？”老姜这话一面是在问伍子，一面也是在安慰他自己和家人。

伍子一声苦笑：“怎么说呢，古董这玩意儿并不一定越老越值钱，它的价值取决于多方面，比如流行性、稀缺性和人们的认可度等。举个例子，公墓里的骨灰盒再过几百年也是老东西，但它值钱吗？你这个玉枕，有钱人没人要，没钱人买不起，属于鸡肋性质的东西。”

“那，它值多少钱？”老姜问了一个最敏感的问题。

“你不是十万收的吗，后面去一个零，顶多值一万。”伍子很干脆地说道。他这一句话彻底把老姜一家人最后一丝希望打破，一家人面容阴沉得几乎能滴出水来。十万块啊，放十几年以前能在梨城买好几套房，如今钱没了，房也没了。

黄子山也被姜家人的悲痛神情所打动，此情此景，他再贪吃也不好意思继续狼吞虎咽，开始坐在沙发上陪着姜家人一起难过。

伍子意味深长地对老姜说道：“我说姜叔叔啊，收藏古董可不能抱着押宝

的心态，玩古董有时候比押宝还不靠谱。特别像你这样的假行家，玩玩可以，千万不要指着这个发财，动不动几万、几十万投进去，很可能会血本无归，古玩这一行，水太深了！”一个年轻人教导一位老者，这种新鲜事恐怕也只有古玩行里才会有。

伍子和黄子山从老姜家出来，心里止不住替姜家人惋惜。十万块啊，十几年以前要是投资房地产，现在至少翻十倍。阴差阳错投资到了古董上，结果血本无归。老姜恐怕肠子都悔青了。“古市”有风险，投资要慎重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。

姜家隐隐传出男女混杂的嚎声，十万块啊，瞬间缩水十倍以上，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有些残酷，更重要的是，一套房子没有了……

像老姜这样的悲剧，在古玩界差不多每天都在上演，这些人往往以外行居多，有的抱着捡大漏的心态，有的干脆就是赌。他们也不想想，在全民搞收藏的今天，哪那么容易捡漏。伍子心里也不是滋味，一来老姜一家的遭遇确实凄惨，值得同情；二来他原本是冲着鉴定费来的，可看人家上吊的心都有了，他怎么好开口再提鉴定费。得，就当为收藏迷服务一次吧。当然，他可以放过老姜，但绝对不会放过黄子山，既然来了，狠狠宰他一顿是在所难免的。

古玩行里有句老话叫做“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”。平常没什么顾客很正常，古董店又不是杂货铺，想要天天人来人往，那不可能。

没生意的时候伍子总爱趴在柜台上睡觉，用神经的暂时麻痹来打发无聊的时间。这天他刚睡着不久，就被店外的喧嚣声给吵醒了。谁呀这是，这么没教养，好端端的一条古玩街，都被这些没素质的人给糟蹋了。看古董就看古董，你咋呼什么啊！伍子肚里一阵牢骚，抬头往外一瞧，愕然，大街上全是黑压压的人头，不时有人高谈阔论，好像遇上了什么新鲜事。

伍子腾地一下从柜台后面站起，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外面摊上出现宝贝了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围观。古玩街嘛，最吸引人眼球的当然还是古玩。不行，得赶紧出去看看，如果在自家门口叫别人捡了漏，那还不把肠子给悔青了。

伍子带好店门，狠劲儿往人群里挤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挤进了人群最核心的部分。他发现里面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摊，小到什么程度？这么说吧，这地摊只有一个人、一件物品，可就是这一件东西，吸引了大半条古玩街的注

意力，可见这东西非同小可。

摊主蹲在地上，人群几乎能把他全部覆盖，地上铺着一张旧报纸，上面摆着一把古剑。伍子也学着摊主蹲下身子，开始近距离观察这把古剑。这是一把铜剑，颜色青中泛黄，剑身有锈迹，但是不多。当然，铜锈多少是不能作为铜器断代的依据的，有些新东西在潮湿的泥土里埋上那么几年，照样锈迹斑斑，于是不少人就上当了。

伍子搞古玩也有好几年了，当然不会只看锈迹，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古剑的外形和纹饰上。这把剑长60厘米，宽4厘米多一点，铜质还算精良，前锋内敛，两丛有血槽，剑身中脊和刃线界划分明，剑身制作得比较工整。从铜质上看，应该是青铜，所谓的青铜，就是铜锡合金，这在春秋以前应用广泛，所以人们又称夏、商、周和春秋时代为青铜器时代。铜质也可以作为铜器的断代依据之一。不过，这些还不足以判断这把剑的年代和价值，他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剑身的铸铭上，这把剑的铭文还十分清晰：攻王夫差自乍其元用。

伍子心里一激灵，差点跌坐在地上，吴王夫差，这不是春秋的霸主之一吗？他的宝剑那还了得，即便算不上国之重器，起码也是一级文物。按照国家规定，清朝以前的青铜器是不允许买卖的，个人可以收藏，但不能交易。这个摊主竟敢在光天化日、朗朗乾坤下倒卖国家一级文物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他吃了熊心豹子胆，还是这东西本来就是假的，还是他根本不知道卖这玩意儿犯法？

这把剑要是真的，伍子根本不敢买下来，谁买谁犯法，搞不好十年八年就得在监狱里度过了。这也是这么多人只围观而不问价的原因，搞收藏玩的是兴趣，可要把自己玩进大牢里，那就过头了。反过来，这把剑要是假的，也没有收藏的必要，如今的古玩市场，假东西满天飞，伍子自己的假货还卖不完，哪会收别人的假货。

总之一句话，这把剑无论真假，伍子都不可能去染指。就此离开吧，还真不甘心，伍子一时间心乱如麻，明知道这东西烫手，明知道不可能得到，就是不忍心离开。这就是古玩人的心魔，一旦遇上好东西，就跟吸毒者遇到鸦片一样，欲罢不能。

提起“吴王夫差剑”，可能有人不知道，不过提起吴王夫差的老对头越王勾践的宝剑，名头可就大了。“越王勾践剑”1965年出土于湖北荆州，这把

剑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，丝毫不见锈斑，并且锋利无比，曾经一剑划破 20 多层复印纸。现珍藏于湖北省博物馆，堪称中华第一宝剑。

与“越王勾践剑”齐名的兵器当属“吴王夫差矛”，这把矛头埋在地下两千多年，仍然锃亮如新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，现也珍藏在湖北省博物馆。

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这对老冤家，生前斗了一辈子，孰料两千多年后，拿手的兵器竟然存放在同一个地方，和睦相处着。其实，“越王勾践剑”出土的墓地和“吴王夫差矛”出土的地方只相距两公里，两把兵器早已和平共处了两千多年。赏古物，忆古人，品人生百味，这或许是搞收藏最大的乐趣吧。不过，吴越两位霸主的遗物，如何会埋藏在荆楚大地？两把盖世兵器的埋藏地点又为何如此相近？这些问题就要等着考古学家一点一点去考证了。

相比于“越王勾践剑”和“吴王夫差矛”的名声鹊起，知道“吴王夫差剑”的人不多，有人甚至不知道吴王夫差也有宝剑传世。事实上，夫差不仅有宝剑传世，而且数量还不少。湖北襄阳、河南辉县和洛阳都分别出土过一把吴王夫差剑，剑身腐蚀较为严重，不过“攻王夫差自乍其元用”的铭文还清晰可见；山西峙峪出土过“吴王光剑”；清代学者阮元在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里也录有一把吴王夫差剑，据说被潍县著名收藏家陈介祺所收藏；台湾收藏家王振华、王淑华也藏有一把精美无比的吴王夫差剑；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同样收藏着一把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把。

另外，民间无意中发现的吴王剑也不少：1965 年，在山东平度县废品收购站发现一把吴王夫差剑；1974 年，安徽庐江县农民在开挖水渠时，无意中发

现一把吴王夫差剑；1991 年，山东邹城市农民在整修地堰时也发现了一把吴王夫差剑。

粗略地计数一下，现存于世的吴王夫差剑多达十几把，也难怪，夫差本就是穷兵黩武之辈，他的宝剑在全国各地出土也不足为奇。这也是伍子依不舍的原因，既然吴王夫差剑不止一把，那么眼前地摊上这把也有可能是真的。

在所有已知的吴王夫差剑当中，除了台湾收藏家王振华、王淑华手里的那把还算完美之外，其余都有瑕疵，要么折断，要么腐蚀严重。相比之下，地摊上这把无疑是最完美的一把。剑身没有多少腐蚀，纹饰和铭文清晰可辨，剑刃锋利，看样子能吹毛利刃。收藏这么一把精美绝伦的古剑，是多少收藏家做梦



都想的事，东西就在眼前，由不得伍子不心动。

“老乡，你这把剑是怎么来的？”伍子把眼神从古剑上移开，露出一脸的真诚，对摊主说道。

摊主是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农，一身土蓝色的中山装，皱皱巴巴裹在身上，手上和脸上布满沧桑的皱纹，怎么看都不像文物贩子。听到伍子问话，老人用浓重的河南乡音回答道：“这是俺在菜地里挖出来的，俺们家种大棚，挖土时挖出来的。这玩意儿贼快当，一不小心把俺的手划出道口子，流血了。”老人边说话边举起左手。

伍子往老人左手一瞧，可不是，老人左手还缠着变了色的白纱布，纱布隐隐透出血迹。在地里挖出宝剑并不稀罕，以前有好几把吴王夫差剑都是农民在地里挖出来的，再挖出这么一把也不奇怪。伍子心情越发惆怅，自己怎么就没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呢？种菜能种出一把宝剑，这得多少大棚黄瓜来换呀！看老人这架势，他还不知道这把剑的真正价值，这可是个大漏，眼睁睁看着大漏溜走，还不得把人心疼死。对于搞古玩的人来说，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有漏不捡，眼睁睁看着大漏溜走。

伍子的心跳开始加快，这可是宝贝，得想办法弄到手啊。他对这把宝剑感兴趣不光是宝剑本身的知名度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吴王夫差麾下有一位盖世名将伍子胥，提起伍子胥，那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，吴国能够称霸南方，一半的功劳都要记在伍子胥的名下。伍子也姓伍，跟伍子胥同一姓氏，伍子老家伍屯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：伍屯所有伍姓人都是伍子胥的后代。这个传说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，或许只是老辈人空穴来风胡编乱造的，但这至少也表现出伍姓人对伍子胥的一种崇拜。鉴于吴王夫差和伍子胥之间的渊源，伍子看到这把剑总有一种怀念老祖宗的感觉。众所周知，伍子胥最后被吴王夫差赐死，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而去。伍子寻思着得到这把剑之后，每天啐上那么两口，也算为老祖宗出了口气。

伍子想入非非，不知不觉开始对这把剑着了魔，有了非得到不可的念头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把剑已经显露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明目张胆地交易肯定不行，那相当于在交警队门口上演酒后驾驶，自己找罪受。

伍子还没想好对策，有人已经下手了。“老大爷，您这把剑我要了，不过